



# 梦回崇安道

□赵建平

古志云：“经分水关至饶州铅山，秦汉为乡道，宋元为孔道。”所谓“孔道”就是官马大道。秦时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，统称五尺道。宋元实行驿铺制时，西出县城长平驿便是石雄佛岭的杨家驿、三渡的干溪铺、黄石街的举富铺、洋庄的杨庄铺、小浆的小浆铺、大安的大安驿、黄连坑的望仙铺和分水关的分水驿。粗粗算来倒也符合“五里一亭、十里一铺、卅里一驿”的规制。明初，刘基策马古道，扬鞭极目，远山红枫点点，脚下海棠摇曳，脱口而出：“峻岭如弓驿道赊，清溪一带抱上斜；高秋八月崇安道，时见棠树三两花。”后人亦将这条古驿道称为“崇安道”。

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、明十七世、清十四朝，这崇安道一走居然就是两千多年……

唐末，中原逐鹿，土庶“衣冠南渡”，遗老遗少们怀揣着故乡的一抔泥土，用最后一丝气力爬上分水关斗米岭时，眼前的静水流泉，良畴沃野拽住了他们的脚步，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崇安道两旁停了下来。

经考证，居黄连坑徐姓为徐夤后，大安邱姓为姜子牙后，小浆萧姓为萧何后，张山头杨姓为杨震后，茶亭黄姓为黄幹后，蔡姓为蔡发后，磻面王姓为王审知后，浆溪翁姓为翁承赞后，葛仙张姓为张蠡后，磨西坑江姓为江赞后，罗后坑周姓为周敦颐后，三渡余姓为余延凤后，坑口吴姓为吴玠吴璠后，全为中原望族。

落籍后的望族们原只是想 在崇安道上暂且栖身。然而，面对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动荡，他们自知恢复中原无望，只能无奈将家乡父老的嘱托、诗书传家的祖训束之高阁。脱下了宽袍大袖，一身短打，忙碌于果腹之食，蔽体之衣，暂且栖身变成了常驻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裔孙们还能记得先祖曾经有过的辉煌和“光州固始”那魂牵梦萦的桑梓地吗？

崇安道地处“楚越入闽第一关”的门户，早年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就有“大安、杨庄，皆可驻水草，设兵营，便应援”的记载，自古就是枭雄麇集之地。

秦末，武夷山闽越族居民越关参加闽中郡部队，北上入关助刘邦灭秦，这是崇安道最早与战争有关的记载。尔后，兵家在崇安道上拉开了刀兵相向的大幕。元封元年，闽越王余善叛汉，朱买臣统领汉廷大军直抵王殿村，将王城付之一炬。五代闽王置营寨，筑炮台，引兵据守。南唐保大三年，查文徽征闽，兵下建州，闽王朝覆灭。至元二十年抗元将领黄华率十万众攻陷崇安后围攻建宁府。至正二十五年，朱元璋部自铅山破分

水关攻占崇安。咸丰八年太平军从分水关侧攀越，突破清军防线，在萧家地与清军激战。后来的明宗朱常潮起兵，南王耿精忠反叛，吕贵和苏亮策应郑经反清……

最为惨烈的当数后来史学家所称的“福建之战”。顺治三年八月，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率清军二十万，兵锋直指八闽，南明隆武帝率军三十万迎战，在崇安道的百里战线上展开气势恢宏的“南明政权保卫战”。整个战役历时八天七夜，清军聚歼南明主力，六万将士战死沙场。一时间崇安道上尸骨成山，血可飘镞。经此一役，南明政权一蹶不振直至灭亡，隆武帝“反清复明”终成南柯一梦。

崇安道上的梦不断破灭，又不断地延续……

宋建炎元年冬，崇安道上黄砂铺路、净水泼街。刘子羽、刘子翥、刘子翼兄弟扶柩执丧，迎回父亲刘黼。刘黼是靖康之难中以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”而悬梁殉节的民族英雄。沿途乡人自行穿孝衣、搭灵棚，焚香点烛路祭，崇安道上演悲壮的一幕。

陆游和辛弃疾与崇安道也是最有缘分，他们一个是期盼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的诗人，一个是“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”的志士。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武夷山冲佑观奉祠四任，二十余载往返于崇安道上。庆元五年，陆游最后一次卸任冲佑观，归途夜宿大安驿。是夜，朔风呼啸，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他似乎听到中原父老“过河、过河”的呼唤。老人突然从床上坐起，茫然四顾。面对山河破碎，不觉潸然泪下，留下了“驿外清江十里秋，雁声初到荻花洲。征车已驾晨窗白，残烛依然伴客愁”的苍凉诗句。

和陆游不同，辛弃疾在崇安道旁的瓢泉筑庐住了下来。当年“壮岁英慨，天予一见三叹息”的英雄，如今廉颇老矣。英雄迟暮，只能无数次踽踽独行在崇安道上，几度梦回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岁月。开禧二年，67岁的辛弃疾自知行将就木，他执拗地在崇安道旁选好了墓地。次年，资志而歿。弥留时仍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把那“驱逐毡虏，克复中原”的一腔热血托付梦中。

朱熹或江浙拜师求学，或湖湘讲学论道，或鹅湖格物穷理，或临安入朝奏事，或乡间体察民情，一生无数次奔波于崇安道上。

庆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，朱熹在黄幹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行走在崇安道上。此前，奉旨“入朝侍讲，以资帝治”，可惜，凝结了朱熹毕生心血的“正君心，清君侧”“内修政事，

外攘夷狄”，被弃之如敝屣。甚至，以命相搏的“六条君过”和“九项沉痾”，都没能打动麻木的宁宗皇帝。朱熹当着满朝文武断言“偏安一隅，不图中原，必重蹈徽钦二帝之覆辙”。集英殿上龙颜大怒，山河变色。终身坚守“弃躯殉国士，尝胆念君王”的朱熹，被君王一句“朱熹迂腐，永不叙用”逐出皇宫。走下集英殿的朱熹用了一句“此身永不为官”的话，权作立朝46天的注脚。

百里崇安道朱熹翁婿俩足足走了7天。其实，崇安道更是一条芸芸众生的路，一代又一代的贩夫走卒，用脚板在这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重复着“赚吃”的梦。

崇安道“四省通衢”，上连吴越，下达江海。据《崇安县志》记载，“平时则行李往来，车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；战乱时则戎马倥偬，旌戟排空，道所居塞”。靠着人拉肩扛，把北上的土纸、茶叶、闽笋、竹木、蔗糖挑到铅山河口，然后溯江而上入鄱阳湖。南下的丝绸、瓷器、布匹、药材、盐齏到崇安，在水东门、举子门、青龙码头拼船过驳，入建溪，出闽江。由此，崇安道上也成就了一个新的词汇——“崇安担”。“崇安担”既是职业，也是人名。“崇安担”并非都是本地人，居多的还是江西、浙江、安徽籍的外乡人。他们多以籍贯聚合，凭借着一双肩膀，在崇安道上靠给过往商客搬运货物“赚吃”。

崇安道延绵百里，山高林密，沟壑纵横，横亘着一关二峰三岩四山八岭二十一渡。“崇安担”挑着百来十斤的担子，冬日饮寒水，黑夜渡断桥。加上山里天气无定，时而烈日当头，时而山雨横至，不知有多少外乡人或水土不服、累死病死，或遭劫匪、丢财丢命，成为客死他乡的路倒。而“崇安担”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根扁担、一条麻绳，想魂归故里是不可能的。所幸每个“崇安担”的扁担上都刻有姓名、籍贯。临了，只要把它插在坟头，便于日后家人认领。

寻梦崇安道，梦回崇安道。不消说，“孤魂总祭”的坟茔里埋葬着的是魂，是梦。

1937年崇分公路动工，几十年后横南铁路、宁武高速、京台高铁又相继建设。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，崇安道的历史戛然而止。回首苍苍，在两千多年浩瀚长空里，崇安道上演绎了太多太多兵家略地、商贾逐利、百姓苦衣食、志士唱大风那人唏嘘的梦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时代的车轮虽然碾碎了崇安道的肉体，却复活了它的生命。今天的人们用“高速”“高铁”这些现代名词，虔诚地宽慰孤魂、祭奠路倒，圆着散落在崇安道上的梦。

是当年隐外高阁模样，平林渡口的修竹依然苍翠向天，四面青山，巍然成嶂，丹山碧水书写宋式风雅时光……

谁能写清是贤儒诗家灶煮茶煮茶的袅袅细香渲染了故事，还是这三位雅客知音咏叹的故事升华了这方溪水中平凡黝黑的矶石？！

曾有求学者问茶于朱熹，江婺之茶与武夷茶之如何？朱文公先生回答说：“如今建茶，则如中庸之为德，江茶之味淡泊清雅，二者有如伯夷、叔齐两位高隐之士。”岩茶的浓郁甘醇，返璞归真与江西婺源云雾茶的清雅淡泊、和衷致远，恰如伯夷、叔齐皆是可同好默契知音，当同进共退，彼此扶持，共同成长为重！以茶喻理，以茶讲学，告诫学子们当精行俭德、先苦后甜、互助友爱、方能乐在其中！

如今，如果你自九曲乘筏而下，行至五曲上溪北水中，即可见一石高约三米，平宽可容七八人，朱熹手书“茶灶(灶)”红漆勒于石壁，静静地矗立于溪水中央，二字还常常被游人误读为“茶龟”或“茶窠”，却是又为它的故事长卷平添些许天真趣味！

三位好友的茶灶咏叹，成为九曲溪上煮茶、观景、斗诗的一段佳话！

逝者如斯夫，弯弯的九曲水还在生生不息向前奔流；岁月漫漫，武夷精舍亦已不



俭则约，约则百善俱兴；侈则肆，肆则百恶俱纵 高晖作

## 远航的红船

□唐 彬

一艘红船自嘉兴南湖的风雨中扬帆起航，载着火种与信念，劈波斩浪，引领中华儿女奋勇前行。

从大山深处走来的我，四十七年前，虎山军营里，在镰刀锤头的交织旗下，我许下铮铮誓言，成为一名党员。从此血脉里流淌着红色的基因，奏响一曲忠诚的乐章。

当戎装褪去，回到家乡，生活的舞台悄然转换，从田间的劳作，到机器轰鸣声的车间，从警徽闪耀的岗位，再到商海沉浮的战场，每一次转变，都是新的挑战。可在鲜红党旗下发出的誓言，始终在耳边回响，鞭策着我恪守职责，践行使命。

历经岁月洗礼，留下沧桑的印记，却未曾磨灭党徽的棱角。地头间的汗水，军营里的鼓励，机床旁的油渍，谈判桌上的墨香，皆化作信仰的年轮，为

之不懈努力奋斗。

如今，那艘小小的红船，已化作威武雄壮的巨舰编队，乘风破浪，驶向大海的深蓝。鲜艳的党旗，高高飘扬在世界的舞台上，宛如一座明亮的灯塔，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党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风雨中你已航行了104年。我轻轻抚摸胸前的徽章，仿佛听见百年前，嘉兴南湖上那悠悠的橹声，看见湖水仍在历史深处荡漾。红船从未停泊，它的航程是星辰大海，是每个清晨升起的太阳，给予我们无尽的希望与力量。

党啊，我愿是你航程中的一滴水，折射出七色的光芒；愿是你旗帜上的一缕丝，编织出永恒的信仰。当岁月老去，我白发苍苍，心却随你一起跳动，与党旗同色，而你的航程，永远向着光明的方向，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## 七月的风

□王连生

七月的风吹过岁月的长河  
党旗飘扬如燃烧的火焰  
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 
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

104年风雨兼程  
党带领我们走过艰难险阻  
从南湖红船的启航

到新时代的辉煌  
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  
每一次都彰显着担当与力量

是党，让我们挺直了脊梁  
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 
是党，让我们拥有了幸福的家园  
在和平中享受着美好的时光

七一，是党的生日  
也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 
让我们高歌一曲  
用最真挚的情感  
祝福祖国 向党致敬

## 山水怡情

## 古石咏叹

□叶聆珊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……”是谁在江边上第一个见着这样美轮美奂的月亮？这轮江上明月辉光又是哪一年在这江畔最先照见了谁？诗人张若虚在月亮的清晖里轻轻一问，令世人神思寻觅了千年；凭此孤篇一曲，跻身盛唐诗人诗圣诗魔诗鬼之列，惊艳了星光璀璨的诗艺长河……

恰如千百年来吟诵武夷三三秀水、六六群峰的诗篇，不知是贤儒诗家的诗意盎然了武夷山川秀水，还是这丹崖清溪书画了仙家诗客的浪漫故事？

武夷山五曲上溪北，“平冈长阜，苍藤茂木，按衍迤靡，使人心目旷然以舒，竒然以深若不可极者”，这即武夷精舍所在。朱熹赋《精舍杂咏十二首》，其十一《茶灶》曰：

仙翁遗石灶，宛在水中央。  
炊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。  
不知道是哪位仙翁啊，为武夷胜景茶香而来，丹崖壑壑，青山翠嶂，一叶孤舟，涉溪登石，石曰如灶，山水晴川，斜影残照晚对峰，架柴汲水，煮茗茗，炊罢蛻仙飘然而去，只余这袅袅细香……

朱熹不愧是宋代理学大家，寥寥几句，有如诗经般的典雅，更胜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修园造林、曲水流觞之古韵流风。在武夷五曲溪畔，隐屏叠翠，九曲溪水十八弯，氤氲如烟，武夷精舍隐落在深谷幽林里，约上七八知交好友，煮茶论理，斗茶吟诗，竹篱隐落林间的欹乃声里，接笋峰上神仙奕，更有渔樵来问津……

看看这九曲十八弯，溪水潺潺、鱼乐其

中。重峦叠嶂的远山，壁立万仞仙掌岩横溪而卧。登石梯，踩云泥，可拂友遨游霄汉。插花临水秀美的玉女峰，婷婷含羞而立。谈古说今的武夷精舍，隐世避尘在水一方。就连这灶石亦是天然成于溪水中央，贤贤毕至，煮茶论理，谈万古之心，寻中庸儒学明理，也难怪引得杨万里《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》其十一《茶灶》诗云：

茶灶本笠泽，飞来摘茶国。  
堕在武夷山，溪心化为石。  
朱老师呀，茶灶不是哪个仙人遗落的，是我在这太湖煮茶的茶灶，被你的茶香吸引，飞到你武夷山，落在溪水中央了。在那迢迢千里、书信为使的年代，一样爱茶风雅知音。默契的同好知交，这是穿越时空一起煮了一壶茶呀！

同是好友的袁枢，被他俩吟哦引得犯起了茶瘾。恨不得现在就在一叶扁舟，溯溪而上，与你们溪中品佳茗，凌波轻筏，茶香入喉，回味是多么的悠长啊！闭目细细回味旧时品茗的感觉，七碗下肚，茶色如雪，齿颊留芳，清神涤气，身轻得快羽化成仙了！你们可千万好茶留一瓯等着我来……《精舍前题十首》中《茶灶》诗云：

摘茗蛻仙岩，汲水潜龙穴。  
旋然石上灶，轻泛瓯中雪。  
清风已生腋，芳味犹在舌。  
何时棹孤舟，来此分余噉。  
三位好友的茶灶咏叹，成为九曲溪上煮茶、观景、斗诗的一段佳话！

逝者如斯夫，弯弯的九曲水还在生生不息向前奔流；岁月漫漫，武夷精舍亦已不

